



浙江美术馆展区现场



浙江版画院展区现场



世界旅游博物馆展区现场

艺术何以“壮游”——毕业季与公共美术馆的新可能

■ 刘益红 刘 杨

今年六月，杭州再次因为青年艺术而成为一座开放的美术馆。中国美术学院2026毕业季以“壮游”为主题，覆盖三大校区以及浙江美术馆、浙江版画院、金山石艺术中心、最葵园艺术中心、世界旅游博览馆等公共文化空间，形成八大线下展区和覆盖全城的媒体展区。2881位毕业生、近3000件作品共同构成了一场跨越校园、美术馆与城市空间的青年艺术实践。

毕业季正在经历一种身份转换。近年来，艺术院校毕业展逐渐突破教学成果汇报的单一属性，从学院内部的教学展示，演变为连接公共美术馆、城市文化空间、社会公众与国际交流的重要文化平台。在中国美术学院，这一变化尤为明显。毕业季突破校园展览，它不仅展示青年创作，更组织公共参与、激活城市文化，也重新拓展了公共美术馆介入艺术教育和社会美育的边界。

从校园展览到城市策展

今天，毕业展已经成为公众理解艺术教育、认识青年创作者、参与城市文化的重要入口。毕业展的意义，正在从教育事件转向公共文化事件。中国美术学院是这一转型的重要实践者。自2009年率先举办面向社会开放的“毕业展示周”以来，学院不断突破专业、院系和校园边界，逐步建立起开放共享的毕业季机制。2026年毕业季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策展结构。八大线下展区和覆盖全城的媒体展区，并非展览空间的简单扩容，而是一套彼此联动的公共文化网络。学院校区承担创作现场与教学展示，公共美术馆负责学术阐释与公共传播，城市公共空间则成为青年艺术与社会发生联系的重要媒介。不同展区依据各自属性展开策展，又共同回应“壮游”这一年度主题，使整座城市成为一个不断展开的展览现场。

在这一体系中，公共美术馆的角色尤为关键。它既延伸了学院教育的社会影响力，也赋予青年创作更加开

放的公共语境。毕业作品由此走出校园评价体系，进入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与普通观众、专业机构、媒体平台和国际交流发生联系。毕业展因此完成了一次身份转换：它不再只是学院教育的终点，而成为公共文化生产的起点；不再只是作品展示的平台，而成为连接艺术教育、公共美术馆与城市文化的重要机制。

公共美术馆：青年创造力的孵化平台

长期以来，公共美术馆承担着典藏、研究、展览与公共教育等基本职能，其展览对象更多来自已经进入艺术史叙述体系的艺术家，或经过市场、学术长期筛选的重要创作成果。而毕业展所面对的是一批尚未被定义、被分类，甚至尚未成熟的青年创作者。这意味着，美术馆所承担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它不仅让青年艺术进入公共空间，也让公共美术馆重新回到文化发生的现场。

在今年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中，浙江美术馆、浙江版画院、金山石艺术中心等公共文化机构，并不是简单地作为展厅存在，而是依据各自的学术定位与公共属性，共同参与了毕业季整体策展体系的建构。学院、美术馆与城市空间之间，不再是彼此独立的展览节点，而是形成了一种互为支撑的公共文化网络。

与此同时，公共美术馆自身也因毕业展而获得新的活力。青年创作具有高度的时代敏感性，它们往往回应人工智能、数字媒介、城市更新、地方文化以及社会情绪等新议题。这些尚未进入经典叙事的新问题，为公共美术馆持续更新策展议题、拓展公共教育内容提供了新的资源。毕业展因此不仅丰富了公共美术馆的展览内容，更不断更新着其知识生产机制，使美术馆能够持续保持与青年文化、社会现实以及未来趋势之间的联系。

更重要的是，毕业展建立了一种跨机构协同的策展模式。学院负责知识生产，美术馆承担公共转译，城市提

供社会现场，不同机构依据各自专业优势共同完成一次大型公共文化实践。这种协同关系突破了过去学院展、美术馆展各自独立运行的模式，也为未来公共美术馆如何深度介入艺术教育提供了一种新的实践路径。

当主题成为策展方法

对于一场汇聚近3000件作品的大型毕业展而言，主题并非统一创作，而是在差异中建立关联，在多元中形成共识。它既统摄不同学院的创作回应，又为公共美术馆、城市空间及社会文化机构提供了共同的话语框架，使不同主体能够围绕同一主题展开各具特色的策展实践，最终共同构成一场开放、多层次、持续生成的公共文化事件。

2026年，在“壮游”这一总主题之下，各二级学院依据自身的专业传统、媒介语言与研究方向，分别提出不同的回应。共同构成了一套“总主题——学院回应——作品表达”的多层次叙事体系。这种策展方式既避免了大型毕业展容易出现的主题分散、表达割裂的问题，又充分尊重了不同学院的专业个性。总主题提供的是一种共同的世界观，而各学院建构的则是通向这一世界观的不同路径。毕业季因此形成了既具有整体性，又保持开放性的策展格局。

从主题建构到策展组织，从公共美术馆网络到城市文化事件，中国美院2026毕业季呈现出的，并非是一次展览的创新，而是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机制。它突破了学院内部的教育逻辑，进入公共文化运行体系。主题、策展、美术馆与城市，不再是彼此独立的组成部分，而是共同构成了一套开放性的公共文化生产体系。毕业展也因此超越了教学成果展示的传统范畴，成为连接艺术教育、公共美术馆、城市文化与社会公众的重要平台，为新时代艺术院校如何通过策展激活公共文化、重塑青年创造力的社会价值，提供了一种具有示范意义的实践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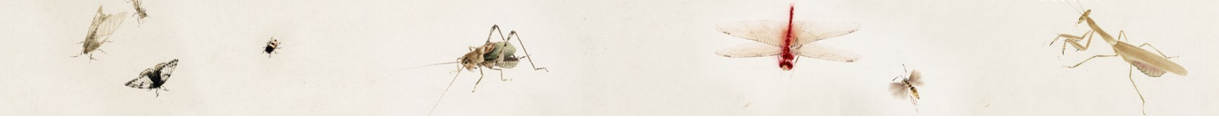
牵牛草虫(国画) 齐白石

“问虫——齐白石的草间对话”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已经展出了数月，展览入口处有一行字：“俯身时，世界便换了刻度。”这句话既是展览的注脚，也是对观看方式的重新定义。当观众俯下身，视线与草尖齐平，世界的确变了。齐白石笔下的蝉翼翅脉、螳螂前足的尖刺、蜻蜓翅缘的翅痣，那些在常规观看中被忽略的细节，忽然变得清晰可辨。展览所做的正是用展陈手段让这种“俯身”成为可能，并将这种观看方式推向极致。

北京画院此前做过两次重要的草虫主题展，都侧重于从艺术史与作品演变的角度来解读齐白石的草虫画。此次“问虫”展览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将齐白石的草虫从传统的审美语境中抽离出来，置入一个介于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地带。展厅中，齐白石的草虫画与昆虫标

以“问”为径，重访齐白石

■ 刘欣雨



本、翅脉结构图、古代博物图鉴并置。策展团队多次赴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博物馆考察学习，并邀请昆虫学教授完成了对展品中多种昆虫的品种辨识与鉴定。经鉴定，齐白石画的蜂和蛾均可分为多个类别。可见，他画的不仅是一只虫子，而是每一只不同的虫子。

这个展览创意源于第四届全球大学生虚拟策展大赛（齐白石赛道）特等奖方案，由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三位本科生策划。这也是北京画院第一次全品类展出齐白石草虫作品，正如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所说：“工笔草虫作品在北京画院所藏齐白石的2000余件作品与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此次展览不仅让我们重新审视白石老人当年如何俯身观察世界，也通过年轻策展团队将艺术与科学跨界融合的视角，打开了全新的思考维度。”

与“草虫展”或“工笔草虫”这类命名不同，“问虫”是一个动词。策展团队在翻阅画册和资料时逐渐意识到，齐白石与普通想象中的“书斋型文人”并不相同，他更像一位行走于乡野间的观察者。这个念头触发了追问的转向：画家为什么画这么多的草虫？画中草虫的形态来自自然本身，还是经过了画家主观取舍？“问虫”由此而来。它不仅是一个标题，也是一种方法：不是去解读齐白石，而是去“问”齐白石。从观看到提问，从被动接收到主动探寻，“问”字里包含着展览最核心的姿态。观众在入口处领取的“田野考察手册”，意在将每一位观众置于与齐白石相似的观察位置上——走入草间，俯身去问蝉如何鸣叫、螳螂如何举臂、蜻蜓如何振翅。

“不教一日闲过”是齐白石艺术人生的真实写照。他从小生活在湖南乡间，对花鸟草虫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五十多岁定居北京后，画案上常年养着纺织娘、蚱蜢、蝗虫等活虫，不是养着玩，是养着看。1909年至1919年间，仅毛边纸草虫稿就超过千张。他在自述中说：“二十岁后，弃斧斤，学画像，为万虫写照，为百鸟传神。”“写照”这个词说得很准确——照，是照着画，是有依据的画。依据从哪来？从他蹲在草丛里日复一日地看，从他把丝线系在活虫腰间一笔一笔地画。

展厅中那件未完成的《蝉稿》最能说明问题，蝉的翅膀被反复勾勒，腹节处的墨线改了又改。齐白石画蝉，不是想好了再画。他是一边看一边画，画完了觉得不对，擦了重来，再不对，再改。齐白石说过：“非捉虫写生，不能有如此之工。”他在题《蝗虫》时甚至精确到：“翅

长三之二，头至翅之一，膝与翅齐，此虫翅少短一分，画时留意。”一个画大写意的人，在画一只蝗虫的时候，精确到了“少短一分”的程度。这些数字，和那些反复修改的画稿一样，都是同一件事的证据——他不是在看画，他是在搞清一只虫到底长什么样。

展览的展陈设计正是围绕这种观看方式展开的。“千年一瞥”“半生一蹲”“天地一息”三个单元构成了一条从命名到观察再到理解的完整线索。“千年一瞥”将齐白石的画与《尔雅音图》并置，从古人的“螽”到齐白石的蝗虫，从分类符号到生命本身，观众可以直观地看到认知的深化。“半生一蹲”是展览的核心，画稿与标本、科学图解并置，展示的是“问”的过程，而不是“答”的成果。“天地一息”则展出《秋蝉雁来红》《出居声响》等花鸟作品，将视野从草间扩展到更广阔的天地。展陈设计本身就是在实践“问”的精神——它不提供标准答案，而是邀请观众进入同样的观看位置，自己去看、去比较、去判断。

在第三单元的作品《秋蝉雁来红》中，一丛雁来红从画幅下方斜斜伸出，洋红与朱砂点染，颜色浓烈。枝头一只秋蝉伏在那里，薄翼以淡墨细线勾出。雁来红的“粗”与秋蝉的“细”并置，正是齐白石最典型的手法，写意的花叶用笔奔放，工笔的草虫一丝不苟。齐白石晚年特别喜欢雁来红，他写过一首诗：“四月清和始着根，轻锄亲手种蓬门，秋来颜色胜蓬草，未受春风一点恩。”说是雁来红，也是他自己。秋蝉伏在红叶间，蝉翼透明，静默无声。但站在这幅画前，观众几乎能听到秋天的声音。

齐白石晚年有一方印，刻着“可惜无声”，意指画中草虫栩栩如生，可惜它们不会叫。这四个字里有遗憾，也有怜惜。但“问虫”展所做的工作，正是将这种“无声”转化为一种邀请：它邀请观众用自己的眼睛去完成齐白石未竟之事。齐白石用几十年练就的“看见”，展览无法直接传授，但可以通过画稿的裸露、标本的并置、空间的引导，让观众短暂地站在他曾经站过的位置上。当一个人真正看见了一只虫，那只虫就在他心里发出了声音。齐白石留下的不是答案，是一条路径——俯身，凝视，然后懂得。他用一辈子验证了“俯身”的意义，展览则把这条路径重新打开，这正是“问虫”这个展览，最值得被记住的地方。

看展台

长安画派与海派绘画研究展

7月16日，“历史的星辉——长安画派与海派绘画研究展”在上海美术馆拉开帷幕。本次大展集结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上海中国画院、刘海粟美术馆、陕西省美术博物馆的馆藏精品，汇聚70余件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方济众、刘海粟、吴湖帆、贺天健、谢稚柳、陆俨少等名家的经典力作，可谓星光熠熠。

展览聚焦20世纪中国画现代转型过程中山水画的革新与成就，以“溯源传脉”“与时偕行”“长安新画”“海派新境”四大单元铺陈叙事，系统梳理两大画派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揭示中国画现代转型的多元路径，为当代艺术创作与文化建设提供参考样本。

展厅中，长安画派的沉雄质朴与海派绘画的秀润雅致相映成辉，观众可循着诸位名家的写生足迹，在笔墨丹青间纵览名山大川的万千气象，回望新中国建设时期的鲜活图景，真切感知一代艺术家扎根现实生活、回应时代召唤的创作初心。

(李亦奕)



秋收(国画) 1961年 石鲁 中国美术馆藏

沸腾的红土地——江西革命与建设主题美术作品展

7月14日，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江西省美术馆主办的“沸腾的红土地——江西革命与建设主题美术作品展”在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浦城美术馆（范迪安美术馆）开幕。

展览汇集了江西省内13家美术馆、博物馆的馆藏精品，共展出98件(套)作品，涵盖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漆画、陶艺等多种艺术门类。展览立足江西红色沃土，以“日月换新天”“旧貌换新颜”“今朝更好看”三大篇章展开叙事，生动诠释了老区人民在革命岁月中的英勇不屈，并全景式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人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的卓越成就。

作为江西文化艺术基金、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该展览自启动以来，已在多个城市举办巡展。展览期间，各地美术馆还配套开展了系列公共教育活动，包括“来自未来江西的浪漫邀约——给未来的一封信”“我眼中的江西印象”主题绘画等，让观众在欣赏美术佳作的同时，进一步感悟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李百灵)



洪洪滚滚(版画) 1984年 胡知敏



建设中的南钢(水彩粉画) 1958年 潘德珏